

##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唯物史观阐释

郭 飞, 方 伟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生产力。生态向度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刻内涵及理论创新的重要视角。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解的论断,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理念先导,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绿色发展为实现路径,以生态制度为可靠保障。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有助于奠定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彰显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产力理论、财富理论及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阐明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和创新。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自然力; 生产力; 生态向度;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 F014.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5)01-0011-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5.01.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就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意蕴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表明新质生产力是契合绿色发展理念、超越传统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样态,深度嵌入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之中,有效统筹了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效率增进。

目前,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进行了多维研究。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的内在契合<sup>[2]</sup>,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sup>[3]</sup>,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和推进路向<sup>[4]</sup>等内容。这些成果为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提供了有益参考,而从生态维度阐明生产力由传统向新质转向升级的科学性、必然性及优越性的研究相对薄弱。生产力的突破是一个历史进程,生态向度是理解生产力转向升级的重要考量。因此,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从生态维度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变换、突破和创新,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强调: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根基,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体两面,即劳动是推动自然力和生产力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中介,并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导致物质变换断裂的批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数字化转型研究”(25GXSZ012YB);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共产党宣言》的现代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3MYYZS07YB)

**作者简介:** 郭飞,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uofeiah@163.com (浙江 杭州 310018);方伟,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判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悖论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应然图景，阐明了生产力的生态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这一思想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科学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诠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论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型样态，有助于立足唯物史观透析生产力从传统迈向新质何以必要以及如何可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守正创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 一、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自然界的优先性和本源性决定了“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性物质条件”<sup>[5]</sup>。自然力能否可持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手稿》中，马克思经由劳动这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对象化活动，阐明了生产力发展内在地具有生态维度；依托异化劳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表现架构起对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批判，揭示出社会生产与自然形态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 （一）自然力是人自身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根基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体系中，根据主体性质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生产力、人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其中，自然力居于基础性地位，甚至“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sup>[6] (P170)</sup>。这是由生产力作为相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性存在所决定的。

首先，自然力是人自身生产力的生态源泉。所谓人自身的生产力，即人类种的繁衍能力。《手稿》中强调人是“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sup>[7] (P210)</sup>。这里，自然力被看作是人的生命之基。原因如下。其一，人靠自然界而生活。从历史发生来看，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sup>[7] (P161)</sup>。可见，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物质变换，人的生存活动构成了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链条的重要一环。其二，从实践领域来看，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必须依托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sup>[7] (P158)</sup>。其三，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物质生产同自然相联系，精神生活亦然。从理论领域来看，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sup>[7] (P161)</sup>。此外，马克思认为，作为精神活动产物的科学也包含于生产力之中。人类在利用自然力开展生产活动中不断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经过理论概括形成科学，使得科技生产力成为可能。

其次，自然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基础。（1）自然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8] (P208)</sup>，它们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其一，“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归结为自然力，即自然力是人自身生产力的源泉（前已有述）。其二，劳动对象归结为自然力。《手稿》中提出了对象化思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sup>[7] (P158)</sup>。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是劳动产品，而劳动产品是自然力的物化形式。其三，劳动资料归结为自然力。劳动资料是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的强大杠杆，其发展水平表明了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程度。“这些劳动资料虽然是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但起的作用却类似为生产目的服务的自然力。”<sup>[6] (P550)</sup>（2）自然力是高阶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一种情形是，劳动者通过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形式，将机器与光照、瀑布、地热等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直接投入生产过程中。自然力的科学利用和合理配置使社会生产力得以大幅提升。在此意义上，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 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sup>[7] (P193)</sup>。另一种情形则是, 自然力作为人类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 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 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间接影响作用。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保障劳动力更好地生活生产, 供给更多的劳动资料 and 更优质的劳动对象, 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这表明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是互动耦合的, 社会生存与再生产的动力来自社会生产力与自然力之间的协调发展。(3) 自然力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马克思在《手稿》中转引斯密关于“地租”的论述: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 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 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 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sup>[9] (P150)</sup> 可见, 地租直接受制于土地自然力的肥力和位置, 自然资源状况不同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模式的不同。因此, 开发和利用自然力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系统。将自然力与社会生产力分述是出于理论阐释需要。在社会现实中, 自然力无法从社会生产力中析出而单独存在, 独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力对人来说也是无。正是通过人类劳动实践, 自然力才逐渐被发掘、转化并提升为社会生产力。

## (二) 劳动是人自身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变奏

自然力与生产力之间密切相关。人自身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自然力并非生产力本身, 而只有通过劳动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将自然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马克思指出: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sup>[8] (P207、208)</sup> 这样, 经由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劳动对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变奏, 不仅体现在其中介和调节作用上, 也体现在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建设性和破坏性效应上。

首先, 劳动对人自身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中介和调节作用。人自身生产力的使用及发展就是劳动, 而“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sup>[10] (P428)</sup>。实质上, 是人类以其自身劳动力对外界自然力的能动转换, 将自然资本转变为人造资本。现实的生产力并非自然力本身, 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力的有效运用和转化的结果。并且, 随着劳动的发展, 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不同面貌。“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 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sup>[11] (P1000)</sup> 通过人类劳动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深化和扩展, 这一过程就是生产力推动社会持续进步和演变的动态过程。可见, 物质变换、劳动过程 and 生产力发展三者之间存在着系统发生、协同进化的关系。因此, 背离自然法则、阻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纽带的“异化”劳动, 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系统损害。大工业社会以降, 人类在生产制造端无节制地开采与利用自然资源, 同时在消费端肆意排放废弃物与污染物, 突破了生态阈值, 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 制约生产力可持续发展。这样, 劳动的作用不仅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和纽带, 而且体现为对此变换过程的调节和控制。

其次,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 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出现和展开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象化活动在促进作为主体的人的进化的同时, 也促进了作为客体的自然和社会生产力的演进。现实的生产者是一个个随着对象化劳动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自然规定性、扩展其社会规定性的人。人类历史是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历史, “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sup>[7] (P211)</sup>。人类在生理、心理上经历着新的进化, 为推进生产力发展、改善生产力结构准备了新的主体条件。这样, 随着对象化劳动的不断展开, 天然自然日益成为人化自然, 自然界日益成为劳动的作品和现实。另一方面, 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存在着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力量。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 若仅注重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 忽略自然本身的限度, 则会导致生产活动对自然的破坏。“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

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sup>[7] (P193)</sup> 这里“人本学的自然界”不是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确证，而是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反证；不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证实，而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证伪。异化劳动“带来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全面裂变”<sup>[12]</sup>，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在工业化改造自然界的异化过程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对象化活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忽视自然的多维价值与人本生产目的，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方式，催生人类中心主义偏颇，成为生态困境的认知根源。

### （三）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一过程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中，人与自然所进行的物质变换存在巨大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异化劳动而出现断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依存于自然界，社会生存和生产发展依赖于同自然进行顺畅的物质运动、能量交换，甚至是信息交互，而此交互过程是通过生产劳动中介来实现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取代”<sup>[13]</sup>。自然成为单纯满足人的肉体生存需要的“有用物”，不再是人“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劳动异化为奴役劳动，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一味地以资本增殖为中心，向自然大肆索取大量排放，最终突破了生态阈值，使自然无法分解和还原，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就此产生。生产力健康发展需要顺畅而充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往往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突出体现在劳动力和自然力服务于资本的需要。劳动同自然界相结合才生产出现实的物质财富，“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sup>[14] (P550)</sup>。而“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sup>[7] (P163)</sup>。

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然界异化。异化劳动使自然原本作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转变为生产活动所攫取资源和消耗的对象，其结果是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恰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和“文明的阴沟”。（2）人的肉体及精神的双重异化。异化劳动不仅使人的肉体备受折磨，也导致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情感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sup>[7] (P192)</sup> 这必然将自然看作无穷无尽的功能物质，看作是理论和实践的纯粹材料，沦陷于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的物欲症中。（3）社会关系异化。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资本家“不费分文”地侵吞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自然面前人人平等，而工人与资本家在所能享受的环境福祉方面却极为不公，工人处于非正义的自然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利地位。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创造了财富和舒适的生存环境，但这些却不属于他们，工人仍然过着赤贫、丑陋、非自然的生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裂缝”无法弥合。而要避免和弥补裂缝，就必须在生产力上走绿色发展之路，在思想认识、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但破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悖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14] (P561)</sup>。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彻底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7] (P185)</sup>，从根本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实现生产力的生态化发展。

## 二、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鲜明体现为以绿色为底色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是在既有生产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绿色生产力新样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新质生产力蕴含了绿色创新的动力支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和生态制度的可靠保障等一体化部署。

### (一) 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理念先导

新发展理念引领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1]</sup>,其“先进”主要表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创新来看,近代以来,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历次科技革命均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提升。新发展理念和新质生产力都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打破生态环境资源约束符咒。从协调来看,新质生产力要求促进各区域、各领域的生态平衡与协调发展,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等辩证关系,在发展中促进相互平衡。从绿色内涵看,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新质生产力要求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形成生产力发展新形态。从开放发展看,生产力发展和人的普遍交往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开放的视野,要求把科技创新建立在有效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构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从共享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共享性体现在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的极低边际使用成本特点,能够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性。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健康、持续和高效发展。

### (二) 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创新为动力支撑

绿色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1]</sup>。概言之,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然而,科技创新中的生态脱节会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科学技术统治自然的情况”<sup>[15]</sup>。因此,不能将新兴科技全部等同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必须厚植绿色底色,只有绿色技术才是先进生产力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环境、生态及社会效益于技术创新各环节,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同时,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能够催生新产业不断涌现,带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此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由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科技因素渗透其中并驱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传统生产力内涵的革新拓展,更加突出创新驱动,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具体而言,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了劳动者的生态科技素养,催生绿色化、智能化、高效化的新型劳动工具,涵养劳动对象的生态属性,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生产力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 (三) 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发展为实现路径

坚持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质优”很大程度体现在绿色发展上。而绿色发展有其自然力限度,要以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容量为基础,即它不仅受环境空间资源容量等因素的制约,还取决于自然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能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要因地制宜处理好三对关系。首先,统筹好“新与旧”的关系。深刻理解生产力的跃升是由量变到质变,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凭空创造新产业,而是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是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的基础。要以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尤其是数绿融合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改造产业“非绿色存量”，催生孕育未来产业以扩大产业“绿色增量”，从而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质量”。其次，统筹好“立与破”的关系。在新旧产业关系上应“先立后破”，新旧并存逐步推进。“立”是创新，“破”是改革。在新产业与新动能并未确立之前，急进地淘汰传统产业，难免会导致原有经济结构失衡，影响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sup>[16]</sup>最后，统筹好“同与异”的关系。各地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及经济基础等不尽相同，盲目跟风某一新兴领域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使资源在短时间内被过度集中和浪费。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过程中，应有选择地培育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

#### （四）新质生产力以生态制度为可靠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完备高效的生态制度保障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sup>[1]</sup>。制度反映和塑造生产力，并依循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而相应变动。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sup>[7] (P602)</sup>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生态制度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首先，良好的生态制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资源管理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确保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生态制度不断完善。随着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产业发展，新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不断涌现，这就要求生态制度不断调整优化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最后，生态制度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作用，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基础和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良好的生态制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生态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实践经验及技术支撑。二者结合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现实路径。

### 三、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理论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和有机互动，体现出绿水青山与人类生存发展之间息息相关、互为依存。新质生产力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有效克服资源掣肘与科技异化，强调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人与自然关系理论、财富理论、生产力理论及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 （一）克服资源掣肘与科技异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新质生产力重视自然力的基础作用，通过绿色发展克服自然力约束，缓解人与自然紧张对立。《手稿》中系统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类既受限于自然，也在自然中展现出积极态度和能动创造性。马克思指出，“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sup>[7] (P128)</sup>，工业生产在破坏环境的同时导致资源枯竭，从而制约了生产活动顺利开展。然而，人在自然面前并非绝对受动的，而是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sup>[7] (P162)</sup>。新质生产力理论重塑自然力要素考量，摒弃高投入、高污染、高扩张的增长路径，以关键技术革新驱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转型，孕育低碳环保的产业生态，减轻生态系统压力。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有效抑制环境破坏，而且通过绿色转型强化生态保护，继承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克服科技异化，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作为资本主

历史上洞察资本主义“病灶”最深刻的“病理学家”，其《手稿》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sup>[7] (P192)</sup>，科技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的浸淫，科学技术革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造成深刻冲击，工人阶级成为科技异化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技术异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加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新质生产力理论克服科技的工具理性，强调生态技术创新；将科技发展内生于生态文明之中，继承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二) 倡导保护环境与绿色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优质生态环境作为自然力的关键要素，供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累积。资本主义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这种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视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sup>[17]</sup>，忽略了生态阈值和有限的自然力，引发自然力可持续利用的危机。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然资源利用上极为不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而广大后发国家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生态空间中谋求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高水平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sup>[18]</sup>，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恢复自然力，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新质生产力理论在深入剖析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基础上，深度拓展马克思生产力学说，形成了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保护三重维度。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不仅直接提高自然力，而且也能间接增加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sup>[7] (P162)</sup>。资本主义单向度地控制、攫取自然资源的片面生产，导致自然界伤痕累累。“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是生态平衡的全面生产，实则意味着对自然界的环境修复与生态重塑。这是因为，人类生存与生产发展就必须生产出持续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重焕自然应有的勃勃生机。新质生产力注重在治理和改善环境中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生动诠释了生产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有机融合。新形势下，生态优势即经济优势，这就将深化环境治理提升至解放生产力的战略高度。新质生产力理论承续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和路径。

### (三) 重视自然财富与人本价值，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

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绿水青山视作生态财富和社会经济财富。劳动生产率同自然条件密不可分，自然富源是劳动活动得以产生和财富积累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理论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科学反思。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将自然力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构成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拓宽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互构路径；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将“生态”和“绿色”并入生产力，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财富观。推动生产力发展不仅要利用资源禀赋，也要敢于向生态要效益。从三江源到毛乌素沙地，从东北林区到云南洱海，我国新时代生态建设的系列成功实践生动诠释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态价值追求。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绿水青山”看作财富源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财富观的继承和拓展。

新质生产力具有人本性，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所发现的“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sup>[7] (P181)</sup>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揭露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敌视人、忽视自然”的不当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是促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及财富生产的重要前提，财富的本质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对象化和确证；而在资本主义财富观中，财富成了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统治者，甚至人的身体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界都成了财富的奴

隶。然而，应然的状况是，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命延续、健康保障及财富积累的基石，更是迈向可持续未来的坚实支撑。人类作为财富创造的主体，财富增长应通过人并且为了人，以合乎人的生命需要和健康发展的方式创造，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新质生产力理论从促进人的生存发展角度审视财富创造，坚持主体存在和生态平衡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继承和拓展。

#### （四）突出制度创新与环境正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坚持发展绿色生产力与建立绿色生产关系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发展要求制度安排相应调整。生产力变革是一项系统性、集成性的工程。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指向器物层面的生产力，更指向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等生产关系变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导致“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sup>[7] (P158)</sup>。自然完全听任资本发号施令。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公有制既为生态公平正义提供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又为生态文明制度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自然从资本的宰制中解放出来，破除由资本所有权所造成的自然贫困化，确立了生态和谐与人类福祉的制度前提。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总体设计，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绿色底色的新质生产力重塑环境正义。生产力是在人与自然的框架中进行的，因此除了经济效益外，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强调遵循生态正义的规约，保护自然力。首先，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以其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打破了传统经济模式中的资源分配不公，环境污染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的局面，确保环境负担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得到公平分配。其次，坚持绿色财富共享。绿色产业的发展，在解放自然力中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持续做大“蛋糕”，推进共同富裕，使人民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都能享受到天蓝、地绿、山青、水净的高品质美好生活。最后，加强有为政府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sup>[19] (P26)</sup> 环境就是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有为政府能够有效加强对资本的导控，在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中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推动生产目标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调整与重塑。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2] 房志敏.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 内在契合与实践结合[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 [3] 罗铭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论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2).
- [4] 李敦瑞.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和推进路向[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 [5] 温莲香. 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自然力向度[J]. 当代经济研究, 2013(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2]李傲挺.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及其现实启益[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 [13]张涛, 刘魁. 认知异化: 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及其对策反思——基于社会加速的分析视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5]沈广明. 生态危机的病因与根治: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视角的审度[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 [16]杜尚泽. “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两会现场观察·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N]. 人民日报, 2022-03-06(01).
- [17]乔剑梅. “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内在缺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 [18]习近平.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 求是, 2023(22).
- [19]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A Materialis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UO Fei, FANG We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green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dimension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grasp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upported by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realization path,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a reliable guarante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elps to lay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monstra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on the Marxist view of nature, productivity theory, wealth the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clarify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i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force of nature;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dimensio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责任编辑 孙洁)